

十字坡

中華書局
印行





A541 212 0020 8660B

小小說例言

一 本書文字淺顯，材料活潑，取名爲小小說，凡是已通文字的人，固然可以用牠做消遣品，就是略解字義的人，閱讀本書也可以幫助他走上了通文的捷徑。所以本書不論在小學教育、民衆教育和家庭教育各方面而作爲國語文的補助讀物，都很適宜。

一 本書根據各種舊小說編成，取材都是最富有興趣的，並且每種都有一個不同的封面，繪成彩圖，鮮明悅目，尤其可以助人興味。

一 舊小說向來爲社會上所歡迎，不過在故事的本身，或者有傷風化的地方，本書對於這種材料，一概刪去；在文字上，或者有原文太深和鄙俗不堪的，本書便重加改作，使讀者既容易領悟，且不被惡劣的文字所同化。

一 本書每寫一段故事，只取應敘的事實，其餘繁文枝節，完全刪去；至文字分段另行排列，目的是要使閱讀時容易醒目。

一 本書用三號字排印，行款疏朗，絕對沒有字跡模糊，損傷目力的弊病；小本精裝，攜帶也很便利。



十字坡

古時交通不便。陸上無火車。水上無輪船。北邊地方更兼河道稀少。連舟楫都不通。因此來往客商必須奔走旱路。沿路上都有酒店客店。供人住宿。也是便利行人之道。卻有一種強徒暴客。借開店爲由。謀財害命。這就叫做黑店。黑者。暗無天日的意思。宋朝時候。梁山泊強盜橫行不法。所以來往孔道上。這種黑

店甚多。最利害可怕的。便是孟州道上母夜叉孫二娘開的人肉店。那景陽岡上打虎的武松。也幾乎著他謀害。其餘尋常客商。便不消說了。

這母夜叉何以能够謀害武松呢。又爲何要謀害武松呢。原來武松自從景陽岡上打死了虎。除了大害。就在陽穀縣裏做都頭。後來因替他哥哥報仇。犯了命案。自首到官。官府愛他是箇仗義的烈漢。代他減輕罪名。脊杖四十。刺了兩行金印。充配孟州牢城。當

時武松自和兩箇防送公人。迤邐取路投孟州來。兩箇公人知道武松是箇好漢。一路只是小心伏侍他。不敢輕慢。武松見他兩箇小心。也不和他們計較。包裹內有的是金銀。但過村坊鋪店。便買酒買肉。和他兩箇喫。話休煩絮。武松自從三月初頭殺了人。坐了兩箇月監房。如今來到孟州路上。正是六月前後。炎火日。爍石流金之際。只得趕早涼而行。約莫也行了二十餘日。來到一條大路。三箇人已到嶺上。卻是

已牌時分。武松道。我們且休坐了。趕下嶺去尋買些酒肉喫。兩箇公人道。也說得是。

三箇人奔過嶺來。只一望時。見遠遠的土坡下。約有數間草屋。傍著谿邊。柳樹上挑出箇酒帘兒。武松見了。指道。那裏不是有箇酒店。三箇人奔下嶺來。山岡邊。見箇樵夫。挑一擔柴過去。武松叫道。漢子。借問這裏。叫甚麼去處。樵夫道。這嶺是孟州道嶺。前面大樹林邊。便是有名的十字坡。武松問了。自和兩箇公人

一直奔到十字坡邊看時。爲頭一株大樹。四五箇人抱不交。上邊都是枯籐纏著。看看抹過大樹邊。早望見一箇酒店。門前窗檻邊。坐著一箇婦人。露出綠紗衫兒來。頭上黃烘烘的插著一頭釵。鬢邊插著些野花。見武松同兩箇公人來到門前。那婦人便走起身來迎接。下面繫一條鮮紅生絹裙。搽一臉胭脂鉛粉。說道。客官歇歇腳去。本店有好酒好肉。要點心時。好大饅頭。兩箇公人和武松入到裏面。坐在一副柏

木桌凳座頭上。兩箇公人倚了棍棒。解下那纏袋。上下肩坐了。武松先把脊背上包裹解下來。放在桌子上。解了腰間搭膊。脫下布衫。兩箇公人道。這裏又沒有人看見。我們擔些利害。且與你除了這枷。快活喫兩碗酒。便與武松揭了封皮。除下枷來。放在桌子底下。都脫了上半截衣裳。搭在一邊窗檻上。只見那婦人笑容可掬。走近前來說道。客官打多少酒。武松道。不要問多少。只顧盪來。肉便切三五斤來。一發算錢還。

你。那。婦。人。道。也。有。好。大。饅。頭。武。松。道。也。把。三。二。十。箇。來。做。點。心。那。婦。人。嘻。嘻。笑。著。走。入。裏。面。托。出。一。大。桶。酒。來。放。下。三。隻。大。碗。三。雙。筯。切。出。兩。盤。肉。來。一。連。篩。了。四。五。巡。酒。去。竈。上。取。了。一。籠。饅。頭。來。放。在。桌。子。上。兩。箇。公。人。拿。起。來。便。喫。武。松。取。一。箇。拍。開。看。了。叫。道。酒。家。這。饅。頭。是。人。肉。的。是。狗。肉。的。那。婦。人。嘻。嘻。笑。道。客。官。休。要。取。笑。清。平。世。界。蕩。蕩。乾。坤。那。裏。有。人。肉。的。饅。頭。狗。肉。的。滋。味。我。家。饅。頭。積。祖。是。黃。牛。的。武。松。道。

我從來走江湖上。多聽得人說道。大樹十字坡。客人誰敢那裏過。肥的切做饅頭餡。瘦的卻把去填河。那婦人道。客官那得這話。這是你自捏出來的。武松道。我見這饅頭餡肉內有些碎嫩骨。好像人的指甲一般。以此疑心。那婦人道。你休說夢話。這是黃牛的皮屑。武松又問道。娘子你家丈夫。卻怎地不見。那婦人道。我的丈夫出外做客未回。武松道。你獨自一箇須冷落。那婦人笑著尋思道。這賊配軍。卻不是討死。倒

來戲弄老娘。正是燈蛾撲火。惹焰燒身。不是我來尋你。我且先對付那厮。這婦人便道。休要取笑。再喫幾碗。去後面樹下乘涼。要歇便在我家安歇不妨。武松聽了這話。自家肚裏尋思道。這婦人不懷好意了。你看我且先耍他。武松又道。大娘子。你家這酒好。生淡薄。別有甚好酒。請我們喫幾碗。那婦人道。有些十分香美的好酒。只是渾些。武松道。最好越渾越好。那婦人心裏暗笑。便去裏面托出一甌渾色酒來。武

松看了道。這箇正是好酒。只宜熱喫最好。那婦人道。還是這位客官省得。我盪來你嘗嘗。婦人自笑道。這箇賊配軍。正是該死。倒要熱喫。這藥卻是發作得快。那厮當是我手裏行貨。盪得熱了。把將過來篩做三碗。笑道。客官試嘗這酒。兩箇公人那裏忍得飢渴。只顧拿起來喫了。武松便道。娘子。我從來喫不得寡酒。你再切些肉來與我過口。那婦人答應。便走入裏面去。武松看得那婦人轉身入去。卻把這酒潑在僻暗

處。只虛把舌頭來咂道。好酒。還是這箇酒衝得人動。那婦人那曾去切肉。只虛轉一遭。便出來拍手叫道。倒也。倒也。那兩箇公人。只見天旋地轉。噤了口。望後撲的便倒。武松雙眼緊閉。撲的仰倒在凳邊。只聽得笑道。著了。繇你好似鬼。到了老娘手。便教你逃不走。便叫小二小三快出來。只聽得飛奔出三兩箇蠢漢來。聽他把兩箇公人先扛了進去。這婦人便來桌上。提那包裹并公人的纏袋。想是捏一捏。大約裏面盡

是金銀。只聽得他大笑道。今日得這三頭行貨。倒有好兩日饅頭賣。又得這若干東西。聽得他把包裹纏袋提入去了。隨聽他出來。看這兩箇漢子扛擡武松。那裏扛得動。直挺挺在地下。卻似有千百斤重的。只聽得婦人喝道。你們只會喫飯喫酒。全沒些用。直要老娘親自動手。這箇大漢。卻也會戲弄老娘。這等肥胖。好做黃牛肉賣。那兩箇瘦蠻子。只好做水牛肉賣。扛進去。先開剝這廝用。那武松聽了要笑。只得竭力。

忍住。聽他一頭說。一頭想是脫那綠紗衫兒。解了紅絹裙子。便來把武松輕輕提將起來。武松就勢把兩隻手一抱。卻把兩隻腿望那婦人只一拔。便把那婦人捉住。動轉不得。只見他殺豬也似叫將起來。那兩箇漢子。急待向前。被武松大喝一聲。驚得呆了。那婦人被按在地上。只叫道。好漢饒我。那裏敢掙扎。只見門前一人。挑一擔柴。歇在門首。望見武松按倒那婦人在地上。那人大踏步。跑將進來。叫道。好漢息怒。且

饒恕了。小人自有話說。武松跳將起來。把左腳踏住。婦人提著雙拳。看那人時。頭帶青紗回面巾。身穿白布衫。下面腿絀護膝。八搭麻鞵。腰繫著纏袋。生得三拳骨。又臉兒微有幾根髭髯。年近三十五六。看著武松。又手不離方寸。說道。願聞好漢大名。武松道。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都頭武松的便是。那人道。莫不是景陽岡打虎的武都頭。武松回道。然也。那人納頭便拜。道。聞名久矣。今日幸得拜識。武松道。你莫非是這

婦人的丈夫。那人道。是小人的妻子。有眼不識泰山。不知爲何觸犯了都頭。可看小人薄面。望乞恕罪。武松慌忙放起婦人來。便問我看你夫妻兩箇。也不是等閒的人。願求姓名。那人便叫婦人穿了衣裳。快近前來拜了都頭。武松道。卻纔衝撞。嫂嫂休怪。那婦人便道。有眼不識好人。一時不是。望伯伯恕罪。且請伯伯裏面坐談。

武松又問道。你夫妻二位高姓大名。如何知我姓名。

那人道。小人姓張名青。原是此間光明寺種菜園子。爲因一時爭些小事。性起把這光明寺僧殺了。放把火全燒做白地。後來也沒對頭。官司也不來問。小人只在此大樹坡下剪徑。忽一日有箇老兒挑擔子過來。小人欺負他老。搶出去和他廝打。鬪了二十餘合。被那老兒一匾擔打翻。原來那老兒年紀小時。專一剪徑。因見小人手腳活。便帶小人歸去。到城裏教了許多本事。又把這箇女兒招贅小人。做了女婿。城裏

住不得。只得依舊來此間。蓋些草屋。賣酒爲生。實是
只等客商過往。有那入眼的。便把些蒙汗藥與他喫
了便死。大塊好肉。切做黃牛肉賣。零碎小肉做餡子。
包饅頭。小人每日也挑些往村裏賣。如此度日。小人
因好結識江湖上好漢。人都叫小人做菜園子張青。
俺這妻子。姓孫。全學得他父親本事。人都喚他做母
夜叉孫二娘。小人卻纔回來。聽得妻子喚叫。誰想得
遇都頭。小人多曾吩咐妻子道。三等人不可壞他。第

一是雲遊僧道。他不曾受用過分了。又是出家的人。但是一次卻險些兒壞了一箇驚天動地的人。那人原是延安老種。經略相公帳前提轄。姓魯名達。爲因三拳打死了一箇鎮關西。逃走上五臺山。落髮爲僧。因他脊梁上有花繡。江湖上都呼他做花和尚魯智深。使一條渾鐵禪杖。過六十來斤。也從這裏經過。妻子見他生得肥胖。酒裏下了些蒙汗藥。扛入在作坊裏。正要動手開剝。小人恰好歸來。見他那條禪杖。非

俗。卻慌忙把解藥救起來。結拜爲兄。打聽他近日占了二龍山寶珠寺。和一箇甚麼青面獸楊志。霸在那方落草。小人幾番收得他相招的書信。只是不能夠去。武松道。這兩箇我也在江湖上久聞他名。張青又道。只可惜了一箇頭陀。長七八尺一條大漢。也把來麻壞了。小人歸得遲了些箇。已把他卸下四肢。如今只留得一箇箍頭的鐵界尺。一領阜直綴。一張度牒在此。別的不打緊。有兩件物最難得。一件

是一百零八顆人頂骨做成的數珠。一件是兩把雪花鑲鐵打成的戒刀。想這頭陀也自殺人不少。直到如今。那刀常要半夜裏嘯響。小人只恨不曾救得這箇人。心裏常常憶念他。第二是江湖上行院妓女之人。他們是衝州撞府。逢場作戲。陪了多少小心。得來的錢物。若還結果了他。那廝們把你我相傳去戲臺上。說得我等江湖上好漢不英雄。又吩咐妻子。第三是各處犯罪流配的人。中間多有好漢在裏頭。切不

可壞他。不想妻子不依小人的言語。今日又撞著了都頭。幸喜小人歸得早些。卻是如何起了這片心。母夜叉孫二娘道。本是不肯下手。一者見伯伯包裹沈重。二乃怪伯伯說起風話。因此一時起意。武松道。我是斬頭瀝血的人。何肯戲弄良人。我見嫂嫂瞧得我包裹緊。先疑心了。因此特說些風話。使你下手。那碗酒我已潑了。假做中毒。你果然來提我。一時拿住。甚是衝撞了。嫂嫂休怪。張青大笑起來。便請武松直到

後面客席裏坐定。武松道。兄長你且放出那兩箇公人。張青便引武松到人肉作坊裏看時。見壁上綑著幾張人皮。梁上吊著六七條人腿。見那兩箇公人一顛一倒。挺著在剝人凳上。武松道。大哥你且救起他兩箇來。張青道。請問都頭。今得何罪。配到何處去。武松把他的嫂嫂謀害哥哥。及自己殺奸夫西門慶并淫婦嫂嫂。爲哥哥報仇的緣繇。一一說了一遍。張青夫妻兩箇聽了。歡喜不盡。

當下張青對武松說道。不是小人心歹。與其都頭去牢城營裏受苦。不若就這裏把兩箇公人做翻。且只在小人家裏過幾時。若是都頭肯去落草時。小人親自送至二龍山寶珠寺。與魯智深相敘。入夥如何。武松道。甚感兄長好心。顧盼小弟。只是一件。武松平生只要打天下硬漢。這兩箇公人。於我分上。極是小心。一路上伏侍我來。我若害了他。天理也不容我。你若敬愛我時。便與我救起他兩箇來。不可害他。張青道。

都頭既然如此仗義。小人便救醒他。當下張青叫火家去從剝人凳上攙起兩箇公人來。擡至外邊。孫二娘便去調一碗解藥來。張青扯住耳朵。灌將下去。沒半箇時辰。兩箇公人如夢中睡覺的一般。爬將起來。看了武松說道。我們卻如何醉在這裏。這店家有如此好酒。我們又喫不多。便如此醉了。記著他家。回來再問他買喫。武松笑將起來。張青孫二娘也笑。兩箇公人正不知爲何。那兩箇火家自去宰殺雞鵝。煮得

熟了。整頓杯盤。張青叫後面葡萄架下放了桌凳坐位。張青便邀武松并兩箇公人到後園內。武松便讓兩箇公人上面坐了。張青武松在下面朝上坐了。孫二娘坐在橫頭。兩箇漢子輪番斟酒來往搬擺盤饌。張青勸武松飲酒。至晚取出那兩口戒刀來。叫武松看了。果然鑽鐵打的。非一日之功。兩箇又說些江湖上好漢的勾當。卻是殺人放火的事。武松又說出山東及時雨宋公明仗義疎財。如此豪傑。如今也爲事

逃在江湖上。兩箇公人聽得。驚得呆了。只是下拜。武松道。難得你兩箇送我這裏了。決不致有害你之心。我等江湖上好漢們說話。你休要喫驚。我們並不肯害爲善的人。你只顧喫酒。明日到孟州時。自有相謝。當晚就張青家裏歇了。次日。武松要行。張青那裏肯放。一連留住。管待了三日。武松感激張青夫妻兩箇。論年齒。張青卻長武松九年。因此張青便把武松結拜爲弟。武松再辭了要行。張青又置酒送行。取出

行李包裹纏袋來交還了。又送十來兩銀子與武松。把二三兩零碎銀子齎發兩箇公人。武松就把這十兩銀子一發與了兩箇公人。再帶上行枷。依舊貼了封皮。張青和孫二娘送出門前。武松和兩箇公人取路逕到孟州去了。這件事論起來。若不是武松精細。難免著這母夜叉毒手。譬如這張青所說的那箇頭陀。身材何等長大。武器何等威赫。必定也是武松一流人物。卻胡胡塗塗的死了。連名姓都不知。你道這

種黑店。可怕。不可怕。傳說清朝末年。那山東道上。卻還有這種黑店。就是現在世上。雖沒有什麼黑店。但是類乎黑店的正多。凡人旅行出外。總須處處留神。纔免落人陷阱哩。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0 86608

民國六年八月發行
民國廿一年九月五版

(小 小 說)

◎ 每冊定價銀五分



編輯者 中華書局

發行者 中華書局

印刷者 中華書局

印刷所 中華書局
上海靜安寺路哈同路口

總發行所 中華書局
上海棋盤街

分發行所 各省中華書局

民國廿一年式日註冊
民國六年八月發行

標商冊註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小)

